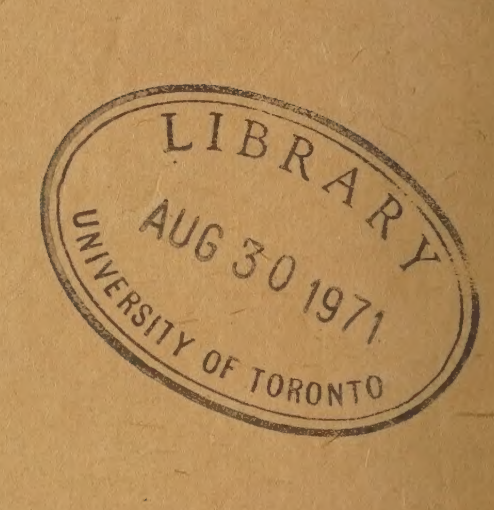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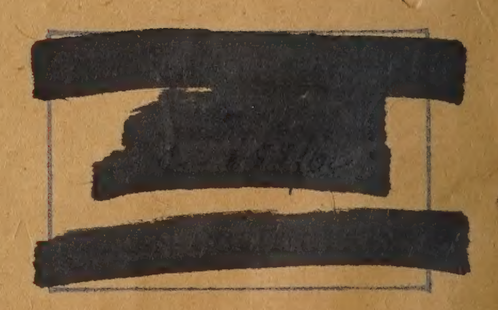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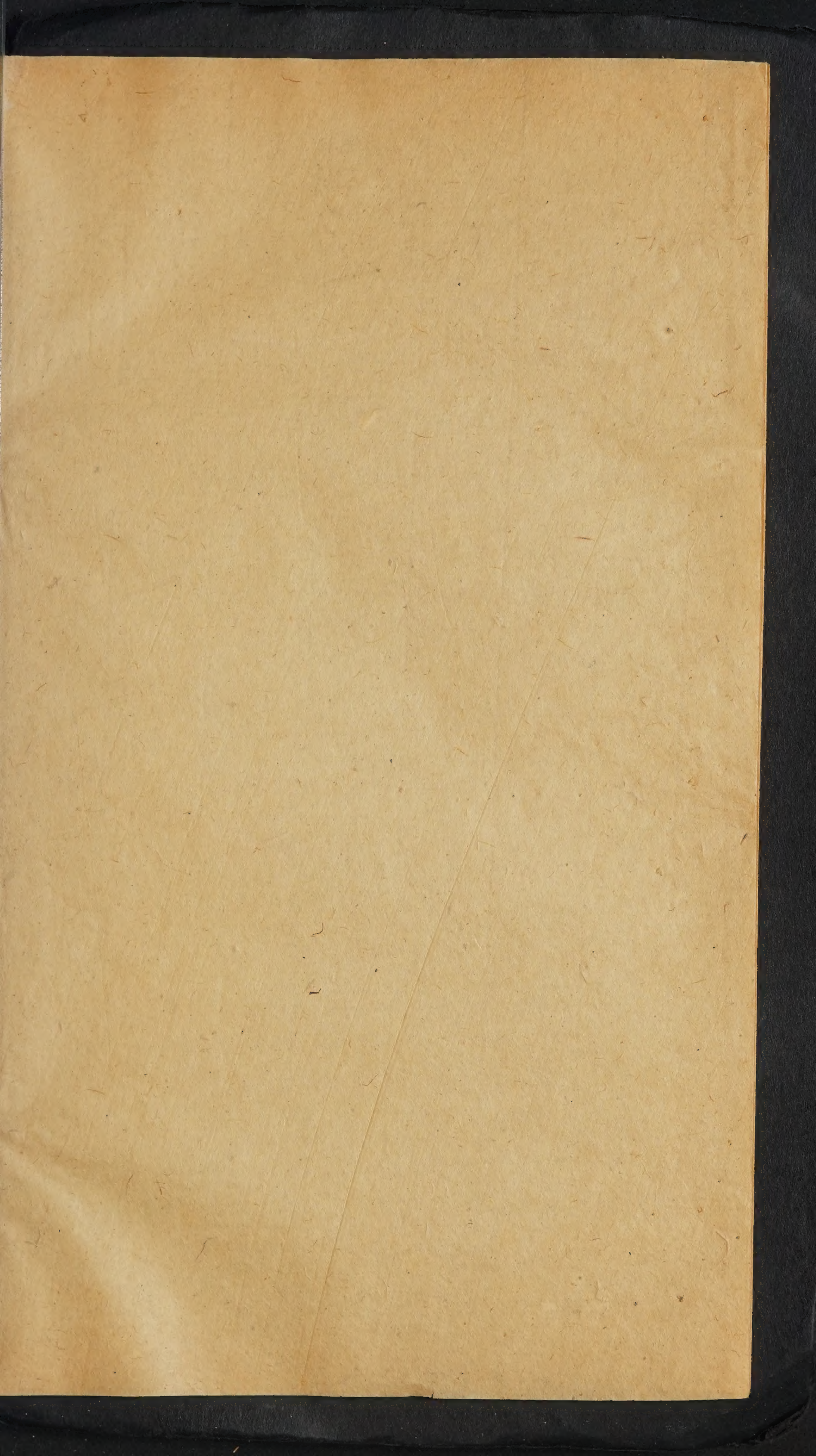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3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元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元　蘇　天　爵　撰

內翰王文康公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擢中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歲甲辰召居王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場屋年十九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

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始公之生有大鳥鳴于庭鄉張先生大淵號博物見之曰此鶚也因爲制名字曰百一蓋取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之義且語人曰此子後有大名當居百人之一及第果魁百人矣及釋褐賜緋授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城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安之廉司以治聞遷同知申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俄丁內艱金主遷蔡起復尚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

太常徐公撰墓碑

蔡陷萬戸張柔素聞公名肇之北渡館于保州者十餘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墓碑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爲秦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尚書許國相首聘公于保州從人望也公自以亡國纍臣義不可再仕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謂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于前上爲聳動嘗諭公曰我今
雖未能卽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 墓碑

公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旣至北庭適值
秋仲奏行釋奠禮上悅卽命辦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
禮禮畢進胙于上上旣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
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爲常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
啟之 李愷撰言行錄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問公應受賀否公以
富弼故事對遂罷宴徹樂明日始受賀 言行錄

上留公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詔公謂曰朕欲遣人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閒人誤蒙寵召待遇甚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言行錄

庚戌春憲宗遣故參知政事李舜咨以安車來徵公同王峯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而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舉李冶李昶王磐圖克坦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爲學士公視諸老年最高學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

胥皆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于主盟吾道奬進後學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墓碑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爲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國史附脩遼金二史墓碑 又言行錄云初公侍濟邸屢以史事爲言嘗與楊奐元好問李冶宜令秉筆至是公申前說命立翰林國史院時元楊已物故又舉李冶及李昶王磐徐世

隆圖克坦公履郝經高鳴爲學士楊恕孟攀鱗爲待制王𥃲雷膺爲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閻復劉元爲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括殆盡矣　公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上可其奏爲立十路提舉學校官墓碑

是時阿哈瑪特以錢穀事貿緣爲姦欲乘隙取相位求薦于公公奮然曰郎欲舉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我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忍肩此耶後數年竟用爲相竊弄神威無所不至爲王著剌而殺之商文定公撰先塋碑

至元五年春屢有微恙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

則遣中使就訪焉又敕有司歲給廩祿迄其終身墓碑
十年八月公薨上聞之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
釋老冥錢爲對公無恙時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爲遺
囑當神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治
命歲一更之預爲戒敕嗣子之綱庀治後事俾身後有
所遵守如釋老冥錢之弗用皆治命云墓碑
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爾果斯前中書左丞張文
謙奏請狀元藩邸舊人嘉言善猷于國多有裨益今已
云亡在典禮宜有封謚詔特贈謚曰文康墓碑

公愷悌樂易無城府崖岸愛交游喜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誥命大典冊皆出公手以文章冠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稱句乃鯫生卑子之業求知于致知格物之理則懵如也爲己之學當以窮理爲先故一時學者翕然咸師尊之如中書左丞庫庫子清右三部尚書柴禎輩皆出公門墓誌

公向侍王邸嘗請葬祭金主許之及達汝陽求訪百至無獲公乃但具牢禮表誄爲位以哭哀動蔡人其大節

如此

内翰王文忠公

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還翰林直學士爲眞定宣慰使至元間復召入翰林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居翰林二十年累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二十年卒年九十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爲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既冠聞郾城麻徵君九疇爲時名儒褎

糧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爲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氏發爲歌詩古文波瀾閎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要也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南走襄陽宋制置司素知公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子身北歸至洛西適楊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見喜甚錄其名授以告身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內居無何值王榮之變去隱共山尋還某縣令東平總管嚴公興學養士虛師席延致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卽之溫然和懌隨問隨

答亹亹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于句讀抑揚之間已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爲名士居數年吏游倦樂青社風土遂有定居之志野齋李公撰墓誌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二年春李璮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遂乘驛至京師時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侍臣以聞上即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南上知公家在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事公日圖軍務一語不及其私及亂平挈妻子來居東平墓誌

拜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禁戢豪猾援植善良民賴以安先是衡水監縣孟古岱挾勢行私所爲不法部民趙清發其奸訴諸有司旣具伏矣監司之至也其妻懼謀盡去趙氏而滅其口賂家人醉以酒暮夜潛入清家清逃匿獲免其母及妻子殲焉清來訴權要不爲申理且欲易其獄辭公曰誠若是死者何辜竟奏擬寘諸法籍其家貲以其半付清眞定有西域賈稱貸取息者不時償則逮繫私室榜掠桎梏恣爲威虐人不勝酷目之曰閻羅王數干撓公府同僚畏葸惟所指麾公正色詰責

呼五百捽抑以出撻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擠之
投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墓誌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
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有稅人白骨使民間舉殯不得
改葬者宜速罷去以蘇民困已而運司果罷墓誌
權臣阿哈瑪特秉政諷大臣奏言尚書省當併入中書
拜右丞相安圖爲三公蓋名示尊崇實奪之相權奉旨
會議公言兩省合而爲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爲便如其
不然則兩省姑宜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

私論爲之沮止墓誌

兼太常少卿時宮闕未立朝議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問貴賤皆集帳殿前執法者厭其然揮杖擊之逐去復來頃刻數次公慮爲外國笑上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由外及内罪輕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以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列然後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罰俸不應入而入者宜準闌入治罪庶幾朝廷禮肅後遂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鄉里林廟所在前代給

百戶以供洒掃國朝因仍皆蠲復百家歲賦爲鈔不過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俸給聖朝疆宇式廓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于府庫所益無多于國體所損甚大初國朝給林廟洒掃戶百復其家至是尚書省臣括戶悉收爲民故公言及之墓誌

九年上聞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之期以秋七月來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上惻然矜憫悉原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戒諭天下而不宣旨意

久之皆不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讀上喜曰此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于口卿能爲朕言之嘉奬不已墓誌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衢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宜居翰苑墓誌

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上命中書左丞張公謙問公公言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共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而得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事體所繫至大某性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廩

廩祿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員使之進學庶幾人材有成某之受祿亦可以少安矣詔從之墓誌

十一年秋患腰膝痛艱于行步家居養疾上遣使存問賜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四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用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既不限年而衰老病患者或至扶舁抱負而登廳堂其人既自不知恥朝廷亦不以為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之際數數及之故自始得疾即自停月俸歷冬迄春屢乞致仕上遣使諭之曰卿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坐教人

耳何以辭爲仍諭旨右丞相王學士素著忠順之節祿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俸公不得已復出國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墓誌

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曰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玉堂嘉話

時方伐宋凡帷幄謀畫有所未允則遣中使詢問公悉心敷對皆見納用又將有事于日本遣使問公公奏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殄滅若復分力于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墓誌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皆略施行之墓誌十三年冬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省去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遥遠濫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爲之申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寃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以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不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今之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

管民官恒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寃抑哉臣以爲存之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 墓誌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遷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爲有功之人宜加遷散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墓誌

十九年王師將大舉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爲便時軍行有日矣上以爲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有他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有言若有他心向者何爲從叛亂之地冒死歸國乎且臣以八十之年又無子息有他心欲何爲耶遂出翌日上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墓誌

二十一年公以年老願乞骸骨以歸丞相和爾果斯以聞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前行之

一日公卿百官供張祖餞明日皇太子賜宴于聖安寺公卿百官送至麗澤門外仍命其壻爲東平府判官以便奉養大臣燕見上數問公起居狀公恬愉靜默家事不復關白者凡十年墓誌

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上前奏對未始將順苟容上嘗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望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爲榮言論淸簡義理精詣世之號辯博者方其辭語縱橫援引徵據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卽語塞不敢出聲爲

文冲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不取新以爲奇不隱僻以爲高詩則入事遣情閒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而彌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略不寓目惟喜作書晚年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持縑索書者繼踵于門應之不少拒世得遺墨爭寶藏之墓誌

尚書李公

公名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爲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翰

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吏禮部尚書七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澹靜講學之外一無所好年十二三爲程文下筆爲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頓場屋一夕夢在李彥榜下登第數名詢計偕之士無之因以命公年十六業成質幹清癯甫能勝衣將從教授君赴春闈儕輩或少君教授君不䘏也及期肆筆數千言比

亭午已脫藁浙試者見其敏給大加賞異命下公中本經第一教授君果出其下且意義褒貶所取各異人以比歆向父子釋褐調溫縣丞未赴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敏求無所不閱仍手自抄錄爲日課不輟野齋李公撰碑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都事凡入覲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罷陞行軍萬戶府知事武惠薨今中書右丞忠濟嗣政升公經歷東平大府民繁事殷公處贊襄之任圖慮深遠未始依違苟從平章宋公時居幕長議論率與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

利病屢爲嗣公言之居數歳同列者趨向不合移疾求去會丁教授君憂即杜門不出服除嗣君不欲以幕僚相屈置公師席躬率僚屬問經傳多所開益魯諸生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墓誌

己未上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人得失之要于治國則以用人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爲對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上嘉納之

上即位建元中統驛召至京師時備諮訪凡國政可否知無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需煩索行中書省科取

稅賦雖逋戶不貸公移書諸宰執畧曰百姓困于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再生拭目傾耳思見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什六七且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政之意哉省府爲蠲逋戶之賦誌墓

二年春內難平公上表稱賀因示諷諭曰患難之作上

天所以存警戒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咸
不有選官以修政崇儉以養民恒以北征宵旰之勞示
爲南面佚豫之戒上爲斂容擢用有期屬東平萬戶嚴
忠範代其兄爲本路總管奏請公借行將帥用其言詔
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墓碑
朝議令老疾輸賦公貽書省府曰聖人即位之初凡鰥
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嘗有榜諭俾給糧
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于民也從之墓碑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禮部尚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

事多出公裁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議必置之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升省之議遂請老而歸墓碑

八年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一出按行則致仕不復出墓誌

公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睟見于而樂于誨誘有所問則叩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言則未嘗妄交一語薄于世味每以安恬退處故其居官日淺而未嘗作期月留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滿前窮日夕不少厭墓誌

太常徐公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

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年除太常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又兼戶部侍郎七年拜吏部尚書出爲東昌路總管擢山東道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二十二年卒年八十

公生而穎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輒異常兒年十五

有賦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交章辟公爲縣令朝請遣人辭焉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多讀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晩也公奉教爲學益刻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某公撰墓誌

壬辰之亂朝請歿癸巳河南破公肇太君北渡河嚴武惠公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收養寒素一時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爲諸道最武惠薨嗣侯襲職署公詳議雖贊佐侯實師之先帝即位

之歲置總六部于燕京以公充洵權燕京路課稅官公謂理財非所能也力辭而歸墓誌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潛邸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王子歲自漠北遣使來徵公見于日月山之帳殿上方治兵征雲南問此行如何公對曰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襄王曰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上曰誠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處

降上既登極每有征伐必諭以不殺于是四方稟正朔之國願來臣屬者踵相躡于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爲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未有也不嗜殺人之效其捷若此然一言寤意皆自公啟之某公撰墓碑

東平自武惠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既見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辭遣尚書柴公送公還又明年今參政商公用東平經歷赴召北上嚴侯遂令公代之公既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無不言其所救正者非一墓誌

中原板蕩之餘學校久廢嚴侯修復以養生徒公慫恿之力居多又歲署題考試等其甲乙屢具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學親爲諸生講說其課試之文有不中程者輒自擬作與爲楷式一時後進業精而行成人才輩出有如翰林學士閻復太子諭德李謙浙東按察使孟祺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駱之奇等是也墓誌

中統建元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車以新民善俗爲務車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以辦中書省檄諸路當發禁衛之羸馬數以千萬計芻

秣與其什器前期成備公曰圉馬牧于北方往年無飼于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坐遂弗爲備馬果不至淸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公綜覈之得增羡若干敕賜白金三十錠以嘉其能墓誌

二年移治順天歲饑民乏食公發廪貸之所全活者甚衆墓誌

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太常登歌樂向

聖主觀于日月山旣而發還今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

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上可其請就除公太常卿以土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墓誌

四年上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上喜曰汝爲朕直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上命翰林承旨某釋寫以進墓誌

至元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兼太常卿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凡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墓誌

六年作新大都于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陛下

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爲祭祀祭祀必有寢廟因以圖上乞敕有司以時創建從之踰年而廟成公之所教太常禮樂亦備遂迎祖宗神御入藏太室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上悅賞賜良渥墓誌

公在翰林太常所薦僚屬多海內名士時號得人尋兼戶部侍郎奉敕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墓誌

時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墓誌

七年拜吏部尚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

議墓誌

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廟學起館舍新公廨匽處皆有條序力省功倍而民不知勞郡人頌之墓誌

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某路有妖言之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公爲剖析詿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墓誌

十五年移公淮東道按察使淮安安撫使許瓊亡宋邊將家人有告瓊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

謂同僚曰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同論邪同僚不以爲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問墓誌

詔徵南北兵征日本遠近愁歎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語剴切當路者不即以聞已而上意悟其事亦寢墓誌

二十二年丞相安圖再相欲得老成人共政奏公雖使之坐而策國事亦尚有賴召之公老病辭不能行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其秋疾增劇作八十可老歌以自遣所以處後事甚備泊然而歸焉易簀之際

吟諷弗輟墓誌

公儀觀魁碩襟懷樂易卽人忤之無忮心與慍色與人交一以誠樂施與及好獎進士類人有善稱之惟恐不及和而不流羣而不黨淸而能容仁而能斷時論推之以爲國器墓碑

公明習前代典故尤明斷有吏才獄有大疑使公決之不假閱成案立談之間剖之氷釋理順截法之文法外之意無不包擧雖專明獄事者服公之審至論事口雖悱然若默者及秉筆而揮寫無滯惟意所到燦然成文

人謂尚書說事手勝尸也墓誌

公之奏議典贍詳悉他文亦曉暢明白不尚奇澀歌詩

坦夷瀏亮其制誥及程式諸作駢麗親切無牽就支離

之弊文集總若干卷憂國之心既老彌篤苟聞時政有

所可否必悉陳之若疾疢之在己惓惓不釋至死乃已

墓誌

臣倪思淳恭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

元　蘇　天　爵　撰

廉訪使楊文憲

公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國初舉進士甲選授河南路徵收稅課所長官兼廉訪使歲壬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乙卯卒年七十

君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父蕭軒翁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

又五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任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克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君草萬言策將詣闕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他人所不敢言恐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遺山元公撰墓碑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旅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

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拯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君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墓碑

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俄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公力奏薦之宜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于中書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民

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書公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耆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從簡易爲事按行境内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卽減原額四之一公私便之長官所監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皆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

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墓碑又元公文集云歲在己酉十有一月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與近世轉運國例經理十路課稅君首為所器使稱長相豐歎察盈耗以平歲入奏可一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度未遑天下郡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則無以剗其弊故吏污濫得悉科之財賦舛錯得釐正之至于風俗之疵美盜賊之有無楮貨之低昂皆得季奏之凡佐吏許自辟置被選者以為榮

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問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樸汝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刀筆之陋以

玷傷風化病革處置後事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
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而逝碑墓
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千金之業然
其周困急䘏孤寡扶疾病助葬祭力雖不贍猶強勉爲
之與人言每依名教有片善則委曲奬藉唯恐其名之
不著或小過失必苦言勸止之怨怒不討也碑墓
初太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
趨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
謂其害賦律尤甚其于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

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安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即有可觀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聞真積日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作文刻刮庸爛剗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禮部閒閑間趙公平章蕭國侯公内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伍與相問遺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墓碑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于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緊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辨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扶輿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絶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六十卷自唐虞至于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其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順天應人後世莫可企

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辟王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恩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爲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墓碑

內翰李文正公

公名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原爲同年友屏山李先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推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圭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

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某公撰敬齋事蹟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于中而肆于外蓋將以斯文明斯道者也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却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爲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山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顛沛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于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眞積之力復久所以優柔饜飫深造自

得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其碩德雅望又爲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爲不足嘗曰名爲吾道中之末蓋先生性喜退密恥于近名所學所行切于爲己而非以爲人也門生集賢焦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贍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他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

國忘家以位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顔哈達及布
哈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
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
實爲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
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
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
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廷趙
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賢王之所素知已

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于外將見雲集輻輳于朝廷也又問回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貪財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于登天欲易則易于反掌蓋有治度則治按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治而天下豈不易于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難不于登天乎且爲治

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動爲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作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宏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

姦邪去女謁屏纔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徵爲休徵矣王庭問對

先生平生愛山嗜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饘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荊棘堙廢不治若從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屨而棲生徒豈不爲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遂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學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攲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

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津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學士詔仍敕眞定宣慰司驛騎賫遣先生起就職纔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王文忠公撰書院記 按公與翰院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絶出之學高攝紫清黼黻元化固自有所而某也孱資瑣學謏恩偶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耻爲幾何耶諸公恕我耄昏教不逮肯容我名于玉堂之中日夕相與剌經史訂辨文字不即叱出之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老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謗可畏幸而得斂跡深山木石與居麋鹿與遊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時書佐

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爲高選是工訣譽而善緣飾者爲高選也我恐識者羞之敬齋泛論

我聞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蠹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我所聞矣不以爲所不當者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泛說

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其他雜書又十餘卷

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

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泛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爲文章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三十以來知搴取聲華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曾夏蟲之不若焉尚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與否泛說

初聶侯珪以土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延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爲數日留因追憶閒閒文獻二一老作詩云百年喬木

鬱蒼蒼者舊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到侯天祿繼守是州爲屋數楹置楊趙元李四公像于其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者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自南都時才已相埒北渡後嘗往來西州寫志于文字間賡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内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葢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䙡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

人歌淸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官吏士庶每語及中州舊儒必以四賢爲稱首堂而祠之宜矣 某公撰四賢堂記

太史楊文康公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三年召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修歷召歷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公以正大己酉生童而讀書記識强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沭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中大夫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後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期道于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著

述恥爲章句儒而正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數千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與行于天下兵特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

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　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接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夕而所造益深平居訓子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其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綿疏衰貧

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起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時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神道碑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其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遣使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知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

上遣國王和通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卿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神道碑

侍讀圖克坦公履請設貢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同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隳

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賤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淳朴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神道碑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見詔于太史院

改歷十七年十二月公及魯齋許公等上改歷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歷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晝夜測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臣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歷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歷者附會歷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

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恒久無改蔵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歴四時一周謂之一歳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歴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歴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三大二小時以異舊罷之梁虞劇造大同歴隋劉孝孫造皇極歴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歴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

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雖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歷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權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歷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歷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詔賜曾齋及公坐論曰卿二老毋自勞謹教示諸人耳四月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 徵士蕭公撰墓誌

徵士蕭𣂏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

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眞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惟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元　蘇天爵　撰

左丞董忠獻公

公名文炳字彥朋眞定藁城人少爲藁城令入事潛邸中統元年宣慰燕南諸道二年授山東東路宣撫使未幾名爲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畧使至元三年授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統軍副使七年改山東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西十一年拜參知政事遂與丞相巴延合行取宋宋

亡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拜簽書樞密院事是歲

薨年六十二

龍虎公薨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于教子公學于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清河元公撰家傳　又野齋李公撰墓誌云公幼岐嶷舉動如成人常共羣兒嬉戲部分左右習爲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歲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于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看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薦饑而

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前令乏軍興貸于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足已責我爲令義不忍我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閒田教之敏藝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科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寡其居衆危不可公曰爲民獲罪亦所甘心由是豪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于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衆觀之曰吾亟問董令董令顧亦人耳

何明能若神也有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剜民規利即棄官去家傳

世祖在藩邸癸丑秋奉憲宗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征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逃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顱領蹢躅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世祖亟命公弟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糧來迎既至世祖壯其忠閔其勞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家傳

己未我師伐宋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臺山砦宋

人行光山縣事于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砦下再四
開諭守者不應公免冑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視舉一砦
如拉朽耳所以不足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
遂降墓誌
秋九月師次羊羅洑羊羅洑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陣
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于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
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
十百人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蒙衝鼓櫂疾趨士叫呼
畢奮鋒交公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驅船報捷

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聞十一月班師家傳

世祖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爲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家傳

三年山東守將李璮反據濟南璮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公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璮愛將既降衆亂遂擒璮璮

勝兵有浙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隂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璮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蔓七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家傳

璮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若曹璮誅死若曹爲吾

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亏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家傳

至元三年上懲李璮潛弭方鎭之横以公代史氏兩萬戸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戸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肄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凡阨塞要害盡諸禦備列柵築堡深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畊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土宋平則河北長隷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

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顧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家傳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內郡饟餽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畧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家傳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簽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以擣宋腹家傳

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脅公援矢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亦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郛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公病劇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創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家傳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偕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

戰于羊羅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于丞相曰行省兵旣勞于羊羅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陣于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家傳

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鎭江時真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旣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死戰真揚兵先期敗不敢

出世傑等陣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别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陣諸將繼之飛天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家傳又王文忠公

撰墓碑云淮東之役士元陣兵揚子夜出擣營身受十七創而卒公聞一慟而止曰眞吾子也

冬十月王師命三道而進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于勢不能來城覆爲宋公與之檄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聚公命招討使王世雄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輸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瑄後至大官 家傳

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不下招之

一再返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于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家傳

公會丞相于臨安北兆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㬎還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

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悉在史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册歸之于國史院典籍氏傳家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却不取及官錄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以平懷徠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傳家

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止馬無敢履殘田麥曰在庚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効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守將火城中遁公亟命撲滅火追擒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懽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通款來凡得州若干

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家傳

十四年北圍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未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圍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公踧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勒巴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

細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
道郎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
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扞海寇誘諸
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鑒裁上大嘉之
更賜金虎符慰勞畢即聽陛辭家傳
公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
案平章阿哈瑪特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奸
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
至再四不肯署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

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家傳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令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後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家傳

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每尚

食上食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診視九月十二日夜疾革洗浴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顧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哀悼之良久家傳

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奉公是蓋上嘗誠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有毅然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大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于六十二也家傳

公孝友天生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悃款受之以歿及喪公皆毀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

比之萬石君奮家云墓碑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學士滹南王先生若虛真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没則恤其孤而待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曰一再至塾程其家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家傳

公薨後十餘年奸臣僧格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

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爲多必欲盡尚而父竹帛有幾也家傳

内翰董忠穆公

公名文用字彦林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初大名宣撫司奏爲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爲衛輝路總管十九年召爲兵部尚書明年除禮部尚

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二十三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又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于家薨年七十四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眞定鄉舉時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

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命自河南征雲南
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
參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
也又使爲使召遺老于四方而內翰竇公默左丞姚公
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峯魏公璠偕至于是
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
古漢人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
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
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

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執鞭仰指曰天也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聞十一月師還蜀郡虞公撰行狀　又遺事云公從世祖圍鄂聞憲宗登遐猶欲待城破公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宜俟登位後以一偏師來即了江南事遂班師世祖即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衛侍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爲左

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岱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公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吏辭曰新置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鎭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行狀

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當琿塔噶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逃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宜鎭以靜乃爲書置道諭之然後粗

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州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于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哲伯特穆爾者鎭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

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鎭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慕官府傷貴人威名于事體不便因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白貴人卽召公謝之曰若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輿遂定行狀

七年立司農司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中更扳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行狀

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爲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者阿哈瑪特髮人也其徒聞安圖公罷政卽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但令取給有司行狀

十三年出公爲衞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衞輸輓動後數千夫公愁然憂之曰吾民獘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

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卽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具官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稍有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河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開而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卽浸淫及

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行狀

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不赴行狀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

察官者建議行臺隷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折之則風采蕩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哈瑪特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當飭厲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行狀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

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鎦銖掊克爲公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謂坐中諸君曰董尚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

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行狀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錫言之公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禀白如小吏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語論是非可否無行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于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追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併大建帥寺公坐中

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曰叅
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
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
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乃請入奏事大略言
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
上事亦罷行狀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
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
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

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寵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僧格令人風公贊己功于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于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

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寖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于是具奏僧格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僧格日譖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行狀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公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每講說經旨

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
崇禮焉行狀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
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歳世祖
升遐成宗將卽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行既卽位廵狩
賚音布拉克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
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起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卽日可其奏
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虛

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至夜半公自先帝時每侍
燕與蒙古大臣間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
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于衆中見公召使
前曰吾嚮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
渥賜鈔三百錠行狀
是年詔修世祖實錄公于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
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
遺失行狀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

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
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于
細務至于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
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
從容盡達其藴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
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
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
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
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

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三十餘年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遠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主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而忘去者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

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行狀

樞密董正獻公

公名文忠字彥誠忠穆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元年置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遂除典瑞監卿未幾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五十二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

牧菴姚公撰墓碑

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鶻舠求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與戰三捷得敵艨艟百艘遂進圍鄂碑墓

上正宸位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墓碑

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勲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悃詳切

如身條疏者始得聞可墓碑
八年侍講圖克坦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焉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

為善于羽翼斯文墓碑

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役燕見降將明宋所由以亾皆由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埸內而京都莫有鬭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王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上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不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墓碑

公嘗進言以田器古無算所以勸農今岩官肆列以求贏利至鋤鎛之屬亦皆市鬻于耕者非便詔遂罷之又言職虞者將盡徙獄戸無慮數千戍郢中往往質妻賣子哭聲震路或自經死實單弱不中徙徙紛擾無益詔止之涿郡盧公撰墓誌

時患多盜敕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纍充牣犴獄公乃言今殺入于貨與竊取一錢直上鈎死一斷不屬憯黷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敕革之墓碑

或告漢人毆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盧某盜斷監布上
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
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刑宜付有司簿責
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圖們覈毆傷公覈監布告毆
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
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
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敢沃
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
直儲皇亦曉宫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

次卒矯以正眞人臣難能者太府屬賓而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阽危者葢爲國平刑實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贄墓碑

自安圖北伐阿哈瑪特獨相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還從之墓碑

十六年十月還自萬壽宮視鞶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復册儲望累使明習軍

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黙避任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㫖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 墓碑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絶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王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士後至之臣言之用學

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勿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急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愼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交懽擯棄不取墓碑

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

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墓碑

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俄僉書樞密政事卿如故而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舊隷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墓碑

冬十月某日雞鳴將入朝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捄不及遂絶傷悼不已猶覬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柩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歸葬

其鄉自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勦誤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瀠久眷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臣不敢譏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

曹一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即至庸人販夫亦失聲
投業墓碑
公于誅賞大政往往預聞是非予奪毅然不回要歸公
論晦顯略詳當簡于書其見幾慮遠時然後作使天下
被澤無遺衆所未及知而上獨知之者此亦不得而論
也故上嘗語皇太子曰竭誠許國能于大事多所建明
者惟薑文忠爲然墓碑

臣蔡共武恭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五

元　蘇　天　爵　撰

國信使郝文忠公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潛邸歳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奉使於宋宋人拘于眞州凡十六年始得歸卒年五十三

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偕之河南偕衆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烟于穴欝死者百餘人母

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牆中索得寒菹一甌扶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于童稚若此高唐嚴公撰墓誌

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書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於鐵佛精舍俾專業于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諸子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為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擷其英華發為議論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為己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

墓誌　又保定荀公撰行狀云公嘗自誦曰下學上達
記誦幷學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已之志否則如
章如脂爲碌碌之役而已耶故常以興復斯文化導天
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伊洛之學一以窮理盡性
修己治人爲本其餘皆視而不屑也世之爲詞章學者
始則羣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江淮趙先生曰江左
爲學讀書如伯常者多然似伯常
挺然一氣萃天地之間者亦鮮矣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
淸問上稽唐虞下逮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縷縷以談
絜若所陳也帝喜喻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
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剴切時病及踐阼更化用公
之言居多　涿郡盧公撰墓碑

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據梁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爲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惟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民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維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駭遽請和會憲宗升遐王師言還墓碑　又按公班師議云今吾國內空虛塔齊爾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番窺覘關隴隔絕裕勒大王病民諸奸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

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呼布格已行赦令令托爾齊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生靈爲念奮發乾剛斷然班師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氷釋瓦解遣一軍逆大王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裕勒額呼布格穆格及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京東平西京北平撫慰安輯召珍戩太子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寳有歸而社稷安矣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公言宋人譎詐叵信盍以疾辭公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壯被略俘弱者死原野兵連禍結

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倖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墓碑又行狀云陛辭公請與三蒙古人偕行詔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於公譏以款兵館留眞州藉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且諭邊將戢戍守國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啟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執政論辯古今

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竆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鍵鎖館所塹垣樹棘驛吏呵闔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爾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厲墓碑

又行狀公將入宋境憂朝廷初改治具未完遣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爲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使如三代亦當期漢唐不宜苟且參用金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

天下之命脉方今最爲敗亂當速條理 又云宋人既
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件使朱實臣僞報
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
有之當發遣我輩還國宋人知公守節終不可奪亦不
忍害反畏而敬之 又按公與宋論本朝兵亂書云主
上之立固其所也太 母有與賢之意先帝無立子之詔
主上雖在國邸久符人望以親則尊以功則大以理則
順愛養守潛寬仁愛人樂賢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唐
漢英主之風加以地廣兵强神斷威靈風蜚雷厲其爲
天下主無疑也故屬籍之尊而賢者哈坦大王先帝之
終辛元惟戴穆格大王主上庶弟也在諸王中英賢並
於主上先帝臨終畀以後事先歸推戴塔齊爾國王上
馬精强嘗代主上帥東諸侯亦先推戴裕勒大王主上
母弟也總統西師鎮壓西域二十餘國去中國三萬餘
里亦遣使勸進言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長兄既沒次兄
當立兄若不立吾誰與歸主上乃集大統應天人郎位
之初聘起諸儒更定制度不意一二懼罪不逞之徒糾
合奴隸間離骨肉刼立額呼布格稀起兵端拒命漠北

以次則幼以事則逆以衆則寡以地則褊兵食不足素
無人望則彼卒無所成無疑也今主上旣以正立一時
之豪傑雲從景附奄有中夏縱彼小有侵佚則塔齊爾
國王一旅足以平蕩其餘三十餘王總卷甲收馬從容
營衛朔中國諸侯如史如李如嚴如張如劉如汪大者
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驍將勁卒練習兵馬視蒙古
回鶻尤爲猛鷙其肯使蠹國害民之尤者復肆蛇豕
彼之崛强祗足以自斃而不足以爲害也甚明矣
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嚮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廉希賢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
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旣至錫宴路朝以張巽聰隱
其瘁于使事也詔治病于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
焉命其子釆麟起家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各有

差 墓碑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却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擧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眞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亟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著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

也墓碑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踈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操持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奸獎黜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阨旣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絀丕斥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文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墓碑 又臨川吳公文集云昔公使宋留儀眞館間十有餘年嘗遺書宋之君相其言忠厚懇惻內

爲國計外爲宋計其心平恕廣遠眞古之仁人君子哉宋之柄臣似道掩遮不使上聞以自速滅亡悲夫公前時從世宗渡江取鄂作望黃鶴樓詞他人處此必謂乘方興之勢殄垂盡之命一舉而呑噬之也夫何難而公之詞乃曰問南國之士有何長策更休把蒼生誤則其忠厚懇惻之言平恕廣遠之心與後來卽書之意同眞古之仁人君子哉

靜脩劉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年召爲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召爲集賢學士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謚文靖

君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旣又涵浸義理

究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方毓德青宮聞其賢
以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
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終年遂不起春
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野齋李公撰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因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至
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始以日月近事言之凡吾
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少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
賜也是以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
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

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大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實止於蹤跡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耶今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矣況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羸疾自去

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死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餘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八月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還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君先行惟閣

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靜修文集）

嗚呼金躁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謬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播至乾道淳熙士知道義之說闡明於朱文公統宗據會議論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於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術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獨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稡

而甄別之其文深而精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會稽袁公文集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屬裕宗在東宮由布衣起爲贊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又以集賢學士召而不復起是其志趣高尚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謂因矜己傲物索隱之流臣謂不然風俗之薄也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顏色惟恐或失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私欲動於中利祿奪於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就非

操守有素能如是乎當風俗澆薄之中忽得斯人庶幾息奪競厚風俗而士類亦知懲勸矣（助教吳明進集）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宗之仁而見不可畱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制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逞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當時開太平者哉（待制歐陽公撰像贊）

臣蔡共武恭校

